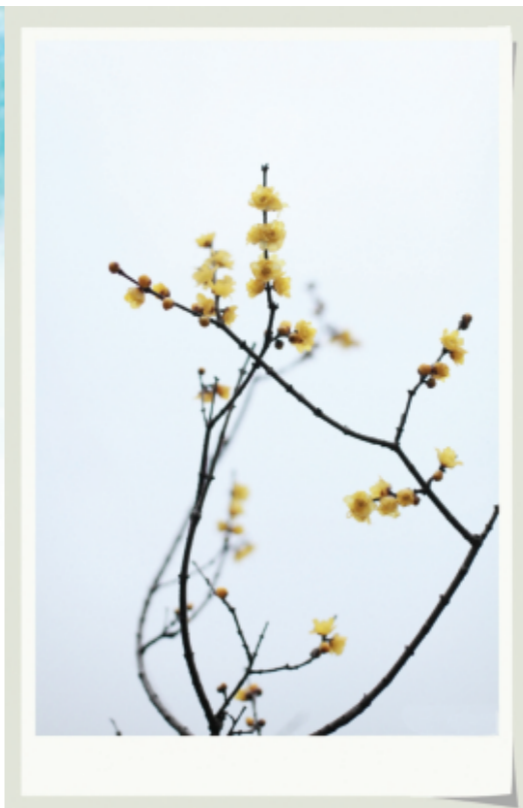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529期

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

踏雪寻梅

□ 祝勇

01

或许是农业文明的缘故，中国人的衣食住用里，一直透着对自然的敏感。漆器是最典型的一种。这些以漆（一种树的汁液）髹涂的器物，小至笔墨纸砚、盘碗碟盒，大至桌椅箱柜，几乎可以覆盖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，可见漆器的巨大包容性，可以容纳不同品类的事物，让它们摆脱日常的平庸，有了贵族般的光彩。在故宫博物院所藏17707件漆器里，几乎找不出几件漆器，上面没有花卉植物图案，即使以龙螭鸟禽、亭台殿阁为主题，也一样是花团锦簇、草木如诗。所以，在这些来自自然（漆树）的漆器上，花与植物，几乎成为通用的语言。故宫有一件剔红赏花图圆盒，作者张敏德，是元代雕漆大师，这件赏花图圆盒，是目今能够查到的张敏德的唯一作品。盒上雕刻着一文人雅居，正房的高桌上，竖着一只空的玉壶春瓶。

在古时，玉壶春瓶，一般是用作插梅的。北宋曹组《临江仙》写：“青琐窗深红兽暖，灯前共倒金尊。数枝梅浸玉壶春”，就是描述玉壶春瓶插梅的景象。这件剔红圆盒上的赏花图，主题正是那没有出现的梅花，而图中花木，比如左下角，在两位赏花老者面前盛开的花朵（鲜花与老人形成锐利的反差），还有殿阁前后的茂林修竹，其实都只是陪衬，只有那只寂寞的玉壶春瓶，以及它所代表的梅花，才是整幅画面的真正重心。

梅花尚未开放，亦没有人去折枝，但它绽放的季节，迟早会来。

一只春瓶，以空白的形式，预告了梅花盛开的季节。

02

漆器是将漆树液体提炼成色漆，髹涂在器物胎骨上雕刻而成的，自新石器时代起源，发展至宋元，已至炉火纯青之境。宋人雕漆（漆器工艺的一种），要在器物上涂几十层漆，然后再在上面雕刻人物楼台花草，“雕法之工，雕镂之巧，俨若图画……红花黄地，二色炫观，有用五色漆胎，刻法深浅，随妆露色，如红花、绿叶、黄心、黑石之类，夺目可观，传世甚少”，让日本学者大村西崖在《东洋美术史》里惊叹：“诚无上之作品”。

到了明代，中国人的巧手在漆器上闪展腾挪，技术之精密更令人发指。有的漆器上，髹漆层次甚至多达百层。肥厚的漆层，如丰饶之泥土，让草木繁花之美得以充分的释放。像明代初期这件剔红水纹纹圆盒，图案并不复杂，复杂的是花与叶层次繁密、起伏环绕、彼此叠压，雕者的经营盘算，容不下丝毫闪失，时隔几个世纪，依然让人惊叹那近乎变态的细致，比起计算机，亦毫不逊色。

但我更喜欢的，是那件明中期的剔红梅花纹笔筒，放在木色苍然的案上，抬眼即见一丛红梅，不被季节所拘，时时刻刻，开满筒身。

梅笔筒之美，最合文人的内心。我想这首先依托于梅花造型之美，有点有线，可密可疏，既有造型感，又有节奏变化，当然它的价值，有赖于冬季的凸显，因为万物皆枯，大雪无痕时节，一树老梅绽放，美艳里透着孤独、凛然又有温柔，当然令人动容，惊叹生命的坚韧与艳丽，一如欧阳修《对雪忆梅花》所写：穷冬万木产枯死，玉艳独发凌清寒。

梅是人，人亦是梅。

在书房里、书案上，插一枝梅，应是一种易于实现的雅致。

从梅出发，我开始爱与梅有关的一切事物，比如林逋的梅妻鹤子、笛子吹出的《梅花落》、王冕的墨梅（故宫博物院藏《墨梅图》复制本挂在我书房里）、自号“梅花道人”（又号“梅花和尚”）的吴镇、唱戏的梅兰芳、踢足球的梅西……

当然，还有这只故宫里的剔红梅花纹笔筒。

03

除了体现文人情趣，漆器更充当着日常生活的器皿。

其实文化人，也都过着日常的生活，只不过多了一点讲究。

宋明之际，文人成为生活时尚的引领者；在今天，生活时尚则是由明星引领的。

他们的创造，使生活变得艺术化，亦使艺术在生活中得以落实。

比如饮茶。

唐人喜欢煎茶，就是在风炉上的茶釜中煮水，同时把茶饼碾成不太细的茶末，等水微沸，把茶末投进去，用竹筴搅动，待沫沫涨满釜面，便倒入茶碗中饮用；晚唐时，又开始流行点茶，就是把茶末直接放到盏中，用煮好的开水冲茶。到宋代，点茶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习惯，宋人茶书，如蔡襄《茶录》、宋徽宗《大观茶论》，所述均为点茶法。

那时茶末越制越精细，有林逋起名的“瑟瑟尘”，苏东坡起名的“飞雪轻”。蔡襄制成的“小龙团”，一斤值黄金二两，时称：“黄金可有，而茶不可得。”宋徽宗时代，郑可闻制成“龙团胜雪”，将拣出之茶只取当心一缕，以清泉渍之，光莹如银雪，每饼值四万钱，饮茶之细致，使茶具也日益精细讲究。

到清代，乾隆时宫廷里有一种“三清茶宴”，直接以梅花、松子、佛手入茶，以雪水煎茶。这种风雅，在漆器上亦有迹可循。故宫有一件清乾隆时的红地描黑漆诗句碗，就是三清茶宴所用的，在茶碗外壁两道弦纹之间，写着一首诗：梅花色不妖，佛手香且洁，松实味芳腴，三品殊清绝，烹以折脚铛，沃沃承筐雪……末署“乾隆丙寅小春御笔”，证明那字是乾隆亲笔写的。

诗的意思，大抵是夸奖这三种植物品质芳洁清正，以雪水煎煎后，清香爽口，意味深长。

《红楼梦》写“栊翠庵茶品梅花雪”，妙玉的煎茶之水，是她五年前收梅花上的雪，得了一花瓮，“埋在地下，今年夏天才开了”。不知这段故事，是否与乾隆时代的三清茶宴有关。

但不管怎样，乾隆时代（亦是曹雪芹时代）的“三清茶宴”，让白雪红梅，通过一件漆器，再次相逢。

（摘自《故宫的古物之美》人文社2018年版）

冬天

□ 朱自清

说起冬天，忽然想到豆腐。是一“小洋锅”（铝锅）白煮豆腐，热腾腾的。水滚着，像好些鱼眼睛，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，嫩而滑，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。锅在“洋炉子”（煤油不打气炉）上，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，越显出豆腐的白。这是晚上，屋子老了，虽点着“洋灯”，也还是阴暗。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儿三个。“洋炉子”太高了，父亲得常常站起来，微微地仰着脸，觑着眼睛，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，夹起豆腐，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。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，但炉子实在太高了，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。这并不是吃饭，只是玩儿。父亲说晚上冷，吃了大家暖和些。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；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，等着那热气，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。

又是冬天，记得是阴历十一月十六日晚上，跟S君P君在西湖里坐小划子。S君刚到杭州教书，事先来信说：“我们要游西湖，不管它是冬天。”那晚月色真好，现在想起来还像照在身上。本来前一晚是“月当头”，也许十一月的月亮真有些特别吧！那时九点多，湖上似乎只有我们一只划子。有点风，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，当间那一溜儿反光，像新砑的银子。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。山下偶尔有一两星灯火。S君口占两句诗道：“数星灯火渔村，淡墨轻描远黛痕。”我们都不大说话，只有均匀的桨声。我渐渐地快睡着了。P君“喂”了一下，才抬起眼皮，看见他在微笑。船夫问要不要上净寺去，是阿弥陀佛生日，那边蛮热闹的。到了寺里，殿上灯烛辉煌，满是佛婆念佛的声音，好像醒了一场梦。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S君还常常通着信，P君听说转变了好几次，前年是在一个特税局里收特税了，以后便没有消息。

在台州过了一个冬天，一家四口子。台州是个山城，可以说在一个大谷里。只有一条二里长的大街。别的路上白天简直不大见人，晚上一片漆黑。偶尔人家窗户里透出一点灯光，还有走路的拿着的火把，但那是极少的。我们住在山脚下。有的是山上松林里的风声，跟天上一只两只的鸟影。

夏末到那里，春初便走，却好像老在过着冬天似的，可是即便真冬天也并不冷。我们住在楼上，书房临着大路，路上有人说话，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。但因为走路的人太少了，间或有点说话的声音，听起来还只当远风送来的，想不到就在窗外。

我们是外路人，除上学校去之外，常只在家里坐着。妻也惯了那寂寞，只和我们爷儿们守着。外边虽老是冬天，家里却老是春天。有一回我上街去，回来的时候，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，并排地挨着她们母子三个，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地向我。似乎台州空空的，只有我们四人，天地空空的，也只有我们四个人。那时是民国十年，妻刚从家里出来，很自在。现在她去世快四年了，我却还老记着她那微笑的影子。

无论怎么冷，大风大雪，想到这些，我心上总是温暖的。

（刊载于1933年12月1日《中学生》）



雪

□ 梁实秋

李白句：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。这话靠不住，诗人夸张，犹“白发三千丈”之类。据科学的报道，雪花的结成视当时当地的气温状况而异，最大者直径三至四寸。大如席，岂不一片雪花就可以把整个人盖住？雪，是越下得越大越好，只要是不成灾。雨雪霏霏，像空中撒盐，像柳絮飞舞，缓缓而下，真是有趣，没有人不喜欢。有人喜雨，有人喜雪，不曾听说谁厌恶雪。就是在冰天雪地的地方，爱斯基摩人也还利用雪块砌成圆顶小屋，住进去暖和得很。

赏雪，须先肚中不饿。否则雪虐风饕之际，饥寒交迫，就许一口气上不来，焉有闲情逸致去细数“一片一片又一片……”飞入梅花都不见？后汉有一位袁安，大雪塞门，无有行路，人谓已死，洛阳令令人除雪，发现他在屋里僵卧，问他为什么不出来，他说：“大雪人皆饿，不宜干人。”此公憨得可爱，自己饿，料想别人也饿。我相信袁安僵卧的时候一定吟不出“风吹雪花似花落”之类的句子。晋王子猷居山阴，夜雪初霁，月色清明，忽然想起远在剡的朋友戴安道，即便夜乘小舟就之，经宿方至，造门不前而返。假如没有那一场大雪，他固然不会发此奇兴，假如他自己不醉，他也不会风雅到夜乘小舟去空走一遭。至于谢安石一门风雅，寒雪之日与儿女吟诗，更是富人家事。

一片雪花含有无数的结晶，一粒结晶又有好多好多的面，每个面都反射着光，所以雪才显出那样的洁白。我年轻时候听说从前有烹雪论茗的故事，一时好奇，便到院里就新降的积雪淘起表面的一层，放在甌里融成水，煮沸，走七步，用小宣壶煮，湖大红袍，倒在白瓷盅里，细细品啜之，举起喝干了的杯子就鼻端嗅嗅三嗅两嗅——我一点也不觉得两腋生风，反而觉得舌本困燥。我再检视那剩余的雪水，好像有用矾打的必要！空气污染，雪亦不能保持其清白。

有一年，我在汴洛道上行役，途中车坏，时值大雪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饥肠辘辘，乃就路边草棚买食，主人给我以挂面，我大喜过望。但是煮面无水，主人取洗脸盆，舀路旁积雪，以混沌沌的雪水下面。虽说饥者易为食，这样的清汤挂面也不是顶容易下咽的。从此我对于雪，觉得只可远观，不可亵玩。苏武饥吞毡饮雪，那另当别论。

雪的可爱处在于它的广被大地，覆盖一切，没有差别。冬夜拥被而眠，觉寒气袭人，蜷缩不敢动，凌晨张开眼皮，窗棂窗帘隙处有强光闪映大异往日，起来推窗一看，——啊！白茫茫一片银世界。竹枝松叶顶着一堆堆的白雪，杈芽老树也都镀了银边。朱门与蓬户同样的蒙受它的沾被，雕栏玉砌与瓮牖桑枢没有差别待遇。地面上的坑穴洼溜，冰面上的枯枝断梗，路面上的残雪败絮，全都罩在天公抛下的一件鹤氅之下。雪就是这样的大公无私，装点着美好的事物，也遮掩了一切的芜秽，虽然不能遮掩太久。

雪最有益于人之处是在农事方面，我们靠天吃饭，自古以来就看上天的脸色，“上天同云，雨雪纷纷。……既沾既足，生我百谷。”俗语所说“瑞雪兆丰年”，即今冬积雪，明年将丰之谓。不必“天大雪，至于牛目”，盈尺就可成为足够的宿泽。还有人说文宣麦而辟蝗，因为蝗遗子于地，雪深一尺则入地一丈，连虫害都包治了。我自己也有过一点类似的经验，堂前有芍药两栏，书房檐下有玉簪一畦，冬日几场大雪扫积起来，堆在花栏花圃上面，不但可以使花根保暖，而且来春雪融成了天然的灌溉，大地回春的时候果然新苗怒发，长得十分茁壮，花团锦簇。我当时觉得比堆雪人更有意义。

据说有一位枭雄吟过一首咏雪的诗：“黄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，出门一啊喝，天下大一统。”俗话说“官大好吟诗”，何况一位枭雄在黄昏际会踌躇满志的时候？这首诗不是没有一点巧思，只是趣味粗鄙可笑，这大概和出身与气质有关。相传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写了一首三节联韵诗，自鸣得意，征求诗人批评家布涅的意见，布涅说：“陛下无所不能，陛下欲做一首诗，果然做成功了。”我们这位枭雄的咏雪，也应该算是很出色的一首歪诗。

（摘自《雅舍小品》）

◎图片来源于网络

成为素人

□ 张欣

人衰老的标志就是总也忘不了自己生命中的那些高光时刻。有人说那是我的精神勋章，擦干抹尽我还剩什么？

那就成为素人啊。因为不滞重而轻盈。为什么军队强行军的时候要丢掉重型武器，为什么运动员卫冕总是比破局更难，不是我们放弃的东西不好，而是那些所谓的好都会慢慢变成负累。

谁又没有过高光时刻呢？我有一个朋友从农村考出来，一路就是村第一县第一市第一，如今是省会名校的博导，回老家乡亲见到他也不觉得出奇，就是谁谁家老老三回来了。什么全村人都跑来了，啧啧称赞什么的，全是影视刷加的戏，他觉得应该发生的状况一样都没发生反而有点失落。

还有一位大姐也是人生充满高光时刻，养成了发红包大家都围着她欢声笑语的习惯，后来退下来了，物质境遇差了，甚至有些拮据，但还是要体面地给她认为重要的人派红包，令人有了悲壮之感。其实接受后浪的拍打或者惠恩并没有那么难，我们从一个教海者变成一个静默者是一个自然变化的过程。

有了皱纹，有了眼袋，脸垮了，全身所有的部位都下垂。可是那又怎样，自然安详也可以是一种美丽。《红楼梦》里的焦大和李奶奶，都把曾经的荣耀变成了日后不堪的伤疤，固然是人性使然。有些峰值体验别人记得也好，忘记了也正常，并非要事，常挂心头反而会挑剔别人对待自己的态度。也许你从前有一个秘书团队，每场活动的间隙都有分毫不差的服务，现在却被冷冰冰的叫号取代，无论是医院、银行、机场，各种售后故障联系都有可能成为极其漫长的等待。

人生就是阶段性成长，年轻也不必恃才或恃美貌傲物以为自己可以随时杀人，年纪大了更不用时时提醒别人自己是谁。

再红的明星也有人认识，我们在别人眼里都是素人。

（摘自2023年12月1日《新民晚报》）

很重很重

□ 舒州

斜阳应该很重吧？你看，那飞鸟驮着斜阳归巢，大概是斜阳太重了，它驮得那么吃力。双翅一翻，斜阳掉在大地上，摔得支离破碎，每条河中，每个湖里，每个窗玻璃上，一块又一块，碎的斜阳，碎的琉璃。

思念应该也很重吧？你看，白日里没事人似的，天一黑，月亮一出来，一座座山就压过来，一道道水压过来，一个个名字压过来，压得背井离乡的人喘不过气。这一城的人呀，不及故地三两个人的眸子。

爱应该很重吧？你看，尾生死死抱着那柱，怎么也不肯松手，洪水如兽也掰不开他的十指。他紧紧抱的，是柱？还是爱情？

愧应该也很重吧？你看白娘子收了千年的广大神通，低眉雷峰塔下，只能如此甘作佛子。非她不能逃不能遁，是她不愿。压她的，是塔，还是水漫金山的苍生？这个下午，有些心不在焉，好像是被什么所扰，浮着飘着，涌不进任何一件事里。书读几页放下了，画走几笔停下了，电影看几分钟关掉了，无意赏花，无心逗猫，最后不知如何虚度过去。虽然，我知道这样不好。

一颗很轻的心，和一颗很浮的心是不一样的。轻的心，是静的，逍遥自在的，无束也无缚，晶莹剔透的，清晰的。浮的心，却是乱的，不可否认的，始终被打搅着滋扰着，有伸伸手不见五指。

不过，我想，热爱着什么的心，一定是很重很重的，在那样的热爱里，人可以沉得下去，而且沉得很深很久。

（摘自2023年12月11日《今晚报》）

